

从地域景观到国家符号：哈尔滨冰雪文化的共同体认同建构

佟彤^{1*}

(¹ 哈尔滨商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 哈尔滨冰雪文化从松花江畔的渔猎照明工具演变为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符号, 构成了一种地方性知识经由国家话语介入、仪式实践与制度化而完成意义跃迁的典型个案。这一转型以多民族共享的冰雪生存经验为文化根基, 以“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政策转向为认知起点, 通过冰雪文化展演等仪式空间中身体共在、情感共振与记忆共刻的具身实践, 将抽象的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可触可感的认同体验, 并借助多层次的制度框架与跨区域的符号扩散获得持续再生产的能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实践可以在地方性知识中寻找根基, 在仪式体验中培育情感, 在制度框架中实现固化, 在符号流动中完成认同延伸。哈尔滨冰雪文化的范式意义不在于提供某种可机械复制的模板, 而在于揭示了地方经验与国家叙事之间相互转化的可能条件与内在机制。

关键词: 冰雪文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仪式空间; 制度化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1i4.1418>

From Regional Landscape to National Symbol :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Identity in *Harbin* Ice and Snow Culture

Tong Tong^{1*}

(¹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School of Marxism,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00, China)

Abstract: *Harbin* ice and snow culture, evolving from a fishing and hunting lighting tool along the Songhua River into a national symbol representing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stitutes a typical case in which local knowledge undergoes a leap in meaning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state discourse, ritual practice,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This transformation is culturally rooted in the multi-ethnic shared experience of surviving in ice and snow, and cognitively initiated by the policy shift encapsulated in the phrase "ice and snow are also invaluable assets." Through embodied practices within ritual spaces such as the *Harbin* Ice and Snow World—characterized by bodily co-presence, affective resonance,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scription—abstract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s translated into tangible and perceptible experiences of identification. Moreover, through multi-layere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the cross-regional diffusion of symbols, this identification acquires the capacity for sustained reproduction. Local practices aimed at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

作者简介: 佟彤 (1991-), 女, 黑龙江哈尔滨, 博士, 研究方向: 民族文化与共同体意识研究

通讯作者: 佟彤, 通讯邮箱: tongtong_4@sina.com

unity can find their foundation in local knowledge, cultivate affect through ritual experience, achieve stabilization withi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extend identification through symbolic circulation. The paradigmatic significance of *Harbin* ice and snow culture lies not in offering a mechanically replicable template, but in revealing the possible conditions and internal mechanisms of mutu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local experience and national narrative.

Keywords: Ice and snow cultur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Ritual space; Institutionalization

引言

哈尔滨冰雪文化植根于松花江流域的自然环境与多民族交融的历史土壤，从渔猎照明工具演变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景观，其兴衰始终与城市命运的起伏深度纠缠。伴随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式微与区域认同焦虑的加剧，这一地方性传统被日益赋予超越地域的振兴期待。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冰雪文化和冰雪经济正在成为哈尔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对外开放的新纽带”^[1]，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确立为国家法治框架的核心命题。在这一语境下，哈尔滨冰雪文化加速从区域民俗资源转型为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媒介，其意义指向不再局限于地方经济，更延伸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表征与仪式操演。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审视冰雪文化从地域景观上升为国家符号的内在机理，揭示地方性传统如何在国家话语介入、多重主体协商及跨区域传播的交织中完成意义重构，力图在地方经验与国家叙事的交汇处提供一种关于文化政治与认同建构的批判性阐释。

1 地方性知识的生成：哈尔滨冰雪文化的原生形态

任何一种能够被赋予集体认同功能的文化形态，其符号力量绝非凭空而来。哈尔滨冰雪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当代语境中被征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征资源，根源于它拥有一套深深嵌入松花江流域自然地理与多民族生存经验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指出，文化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环境中为应对具体问题而积累起来的实践智慧的结晶。这意味着理解冰雪文化的原生形态，不能从某种预设的民族精神出发，而必须回到它赖以生成的那片土地，回到多族群交错共生的历史脉络之中。哈尔滨附近区域的松花江封冻期长达五个月，清代《黑龙江述略》称其“地处极寒，八九月间江即结冰，历日既壮，厚过等身”。这种漫长而严酷的冬季使冰雪从一开始就不是可以回避的外在环境，而是必须正面应对的生存条件。正是在与这一自然条件的长久磨合中，松花江流域的先民逐步发展出一整套以冰雪为媒介的物质技术、社会组织与象征实践，并最终凝结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地方性知识。

从族群构成来看，松花江流域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交汇的地带。满族先世肃慎人、挹娄人、靺鞨人世代在此繁衍生息，在风雪严寒中创造出涵盖经济、交通、居住、饮食、娱乐、信仰等各个方面的冰雪文化传统。金代女真人在会宁府（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建立金国，标志着女真冰雪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交融。此后清代“京旗移垦”与关内流民“闯关东”两次移民浪潮，进一步将满、汉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汇聚于松花江畔。在这一结构中，冰雪逐渐演化为区域共享的文化工具，为日后向更广阔范围的文化认同拓展埋下了族群基础。

在这套地方性知识中，最先值得审视的是以生存需求为直接驱动力的物质技术维度。冰雪最初进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是作为工具性资源被纳入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其最基本的形式便是冰灯。松花江流域的农夫和渔民在冬季夜间劳作时，以水桶为模具冻制中空的冰罩，中置蜡烛，制成简易的照明工具，民间俗称“穷棒子灯”。明代曹学佺《石仓诗稿》中已有“咏冰灯”^[2]一篇，清代西清在《黑龙江外纪》中记载齐齐哈尔上元之夜“有镂五尺冰为寿星灯者，中燃双炬，望之

如水晶人”^[3]。这些零散的文献记录表明，冰灯最初的功能极为朴素，其制作技艺人人可为，不存在专业的工匠阶层，也不依附于特定的仪式场合。冰雪在交通领域的运用同样源远流长，滑雪板、爬犁、雪橇等工具在北方冬季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功能，《黑龙江志稿》载爬犁“驾以牛或马走冰雪上疾如飞”^[4]。冰嬉、滑冰等活动最初亦服务于生产与军事需要，清代乾隆皇帝在《冰嬉赋序》中将冰嬉与满语、骑射并列为“国俗”。这些物质技术层面的冰雪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集体性特征——采冰需要协作，拉爬犁需要配合，冰雪天然地召唤着共识与共情。

与物质技术维度相互缠绕的是信仰与仪式的象征系统。北方诸民族先民在冰天雪地中生存繁衍，对冰雪既依赖又畏惧的矛盾情感催生了相应的崇拜与祭祀体系。满族萨满教中有祭祀冰神、崇拜雪神的丰富传统，雪祭是其中最古老的祭祀大典之一。1939年满族钱姓家族萨满传授后人的《雪祭神谕祭祀神词》记载了该部落沿袭雪祭的古老缘起——相传先人在被仇敌追杀时藏于雪被之中得以脱险，“祖先感激天赐神雪，代代诚祭雪神”^[5]。与此同时，至今仍在东北地区流传的“滚冰”习俗，寓意在冰面上翻滚可以滚掉病气与晦气。这些信仰与仪式使冰雪从纯粹的物质资源升华为承载集体记忆与情感认同的文化媒介。萨满祭祀是部落共襄的盛典，滚冰是村落共享的岁时习俗，冰灯的元宵悬挂亦是社区共赏的节庆景观——在这些集体性的象征实践中，不同族群的成员获得了最初的共同体体验。

冰雪文化的原生形态在近代经历了一次关键的跨文化融合。1903年中东铁路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迅速吸引了以俄国侨民为主的大量外国移民。俄侨的到来催生了东正教的冰上洗礼——每年主显节，信徒们在松花江冰面上竖起用冰块雕刻的十字架，举行古老的“约旦”洗礼。《滨江日报》曾报道1929年的洗礼场面：“本埠之俄侨千余人皆于此北风嗖嗖、雪花飘扬之严寒天气中，趋于大江冰窟，去衣裳，周身沐之，并以冰块做十字架。”^[6]这种冰上洗礼一直持续到1965年。在田野调查中，第一代冰雕艺人李向平回忆道：“最早的哈尔滨冰雕应该就是那个冰上十字架。”近代俄侨的冰雪实践在技术和象征两个层面为哈尔滨冰雪文化从生存工具向观赏艺术、从民间自发向公共展演的转型提供了重要资源。

哈尔滨冰雪文化的原生形态是一个由多重历史力量叠合而成的复合体，这套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特征在于其高度的集体性与共享性。然而，地方性知识的生成并不意味着它必然走向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从空间生产的角度看，冰雪文化的原生形态主要运作于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它要转化为具有明确政治意涵的符号体系，还需经历一个关键的转型过程。

2 从民俗景观到政治表征：冰雪符号的国家化转型

1999年首届冰雪大世界的落成，标志着哈尔滨冰雪文化的空间重心从兆麟公园向松花江江心沙滩的转移。在此后二十余年间，这一新兴空间逐步取代冰灯游园会的传统场域，确立为城市冰雪文化展演的主导形态。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展演空间的扩容与转移，然而空间尺度的变化背后潜藏着更为深刻的意义重构：冰雪文化由此开启了从地域性的民俗景观向国家性的政治符号转型的历程。

这一转型首先体现为国家政策对冰雪资源定位的系统性重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东北地区的严寒气候一直被视作发展的掣肘——冰天雪地意味着生产周期的中断、生活成本的增加与人口外流的推力。这种认知直到近年才发生根本性扭转。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时指出，“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首次在国家话语层面将冰雪从“自然约束”重新界定为“资源优势”^[7]。这一表述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层面的价值重估，更在于它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认知框架：冰雪不再是地方性的生存条件，而是可以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符号资源。2023年9月，总书记再次考察黑龙江，进一步要求“把发展冰雪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8]。从“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到“全产业链发展”，政策话语的递进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从认知转

向到行动部署的逻辑链条。政策的系统化推进为冰雪符号的国家化提供了制度支撑。2024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冰雪丝路”。202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第一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名单,黑龙江亚布力、北京延庆、河北崇礼、新疆阿勒泰等地依托冰雪优势入选,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的空间格局由此成型^[9]。在这一制度布局中,哈尔滨的冰雪文化被纳入国家冰雪战略的整体架构,其意义不再局限于一座城市或一个省份的文旅产业,而是成为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内需消费、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支点。冰雪由此完成了在国家话语中的第一次意义跃迁——从地方民俗资源上升为国家战略资产。

国家话语的转型必然要求相应的空间实践予以承接。冰雪大世界的主题演变清晰地呈现出这一空间重构的轨迹。1999年首届冰雪大世界的规划逻辑尚以“千禧年庆典”为核心,展示内容集中于冰建筑的技术创新与视觉奇观。此后,园区的主题选择越来越明确地趋向于对国家政策的视觉转译。2008年前后,园区以“奥运梦想”为主题回应北京奥运会的国家盛事;2015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冰雪大世界随即以“冰筑丝路·雪耀龙疆”为主题,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地标建筑以冰雪形式加以再现^[10];202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园区进一步以“冰雪丝路”为核心概念,将沿线国家的建筑风貌与人文景观融入冰雪叙事。冰雪大世界的空间属性由此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它成为一个承载国家战略话语的视觉展演平台。更具表征意义的是冰雪空间在外交维度上的拓展。黑龙江省连续两年在冰雪大世界核心景区修建“上合组织主题冰雪景观群”,将冰雪元素、上合标识、非遗文化与多国建筑风貌融为一体^[11]。2025年,上合组织成员国体育部长会议在哈尔滨召开,冰雪大世界作为会议期间的重要参访节点,承担起展示国家形象与促进国际人文交流的双重功能。在这一过程中,冰雪符号被赋予了“构筑国际合作新平台”的政治意涵。冰雪空间的功能已从单一的地方文旅展示扩展为具有外交属性的国际交往场域——这是冰雪符号国家化转型在空间维度上的深层表达。

与空间重构同步发生的,是冰雪仪式活动的政治编码。采冰仪式是近年来由地方商人与民俗爱好者共同发明的新创仪式,在2016年“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提出之后,这一仪式迅速被纳入官方主导的叙事体系。人民网以“古老祭祀仪式穿越百年”为题进行报道,网络媒体普遍采用“哈尔滨采冰节还原百年祈福仪式”的表述^[12]。在这些叙事中,采冰仪式被反复描绘为“松花江流域百年传统”的当代复兴,其与“金元时期采冰文化”的历史连续性被刻意强调。这一叙事策略的实质在于为新创仪式赋予“传统”的历史合法性——冰雪符号的国家化,在这一修辞中被呈现为对古老文化的接续与发扬,而非外力介入的结果。符号政治学家罗兰·巴特曾揭示现代神话的运作机制:它将历史转化为自然,将文化建构转化为不言自明的事实^[13]。冰雪不再仅仅是哈尔滨的地方名片,它被明确界定为连接地方发展与国家战略、对内认同与对外交往的双重纽带。

冰雪符号国家化转型的最新阶段,体现为它被明确纳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实践。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确立为国家法治框架的核心命题^[14]。冰雪大世界在国庆期间举办的百人主题花车巡游,同样以五十六个民族的团圆喜庆为叙事主题。在这一系列实践中,冰雪空间被正式建构为民族团结教育的制度化场域——各族青少年在冰雪乐园中的互动体验,被明确界定为“加强‘五个共同’历史观教育”“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实践。地方性的冰雪民俗,在制度化的持续编码中,最终被塑造为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符号。

哈尔滨冰雪文化从地域景观向国家符号的转型,是国家力量在政策引导、空间重构、仪式编码与国际传播等多个维度持续介入的产物。这一转型以“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2016)的提出为认知起点,以国务院《意见》(2024)为制度节点,以亚冬会(2025)为展示高潮,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为制度化落点,在短短十年间完成了一场深刻的文化意义重塑。冰雪不再仅仅是哈尔滨的冰雪,它已被重新编码为中国冰雪、丝路冰雪、共同体冰雪。

3 仪式空间与认同实践：冰雪场域中的共同体建构机制

当冰雪文化完成了从地域景观到国家符号的意义跃迁之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随之浮现：国家话语的编码与空间叙事的重构，倘若仅仅停留在政策文本与视觉表征的层面，尚不足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抽象的政治概念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情感真实。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指出，传播不仅是信息的空间扩散，更是一种分享、参与与联合的文化实践，它在共同信念的表征和社会维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15]。这共同体意识的真正建构，不能仅凭自上而下的话语宣示，而必须依赖具身性的仪式实践——只有在特定空间中经由身体的共同在场、情感的同步共振与记忆的集体刻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从政治表述内化为个体认同。哈尔滨冰雪文化恰恰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仪式空间，共同体意识在其中沿着“共在”“共情”“共忆”的体验链条逐层生成，完成从符号表征到情感认同的深度转化。

冰雪场域首先构成了一个特定意义上的仪式空间。与日常生活的世俗空间相区别，冰雪大世界、冰雪节庆等冰雪场域通过时空的限定、符号的密集陈列与规则的特定设定，将自身从日常生活的连续流中切分出来，建构为一个具有仪式属性的特殊场域。2025年第九届亚冬会期间，冰雪大世界以“冰雪同梦，亚洲同心”为主题，主形象大门以冰雪与心形相交织的形态象征亚洲各国各地区有着同样的冰雪梦想，主塔“亚洲同心”以亚奥理事会会徽为设计灵感，两侧环绕巨龙和鹰，表达团结一心、共同发展的愿景。仪式空间在物理空间之外构建了一个符号高度密集的意义空间——冰雕、雪塑、灯光、音乐、标语、色彩共同编织成一个完整的表意系统，为共同体意识的激活提供了空间前提。

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首先依赖身体的“共在”。冰雪场域以独特的方式实现了这一条件，冰雪的寒冷属性要求参与者以某种共同的姿态应对自然，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身体动作，无形中构成了参与者之间的身体共鸣。这些共同的身体实践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无声的交流，从而在身体层面建立起一种前语言的亲和感。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状态，正是以身体的物理共在为起点，通过节奏同步与情感共振，使个体从日常生活的分散状态中暂时抽离，进入一种集体性的情感场域。冰雪场域通过身体对寒冷的共同体验、对运动节奏的同步参与，为这种集体欢腾提供了最为朴素的发生条件。

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情感认同，个体对自身归属于某一共同体的情感确认。黑龙江冰雪空间冰雪元素、上合标识、非遗文化与多国建筑风貌融为一体，使参与者在“冰雪”这一共同的主题之下获得跨文化的情感联结。冰雪大世界园区内的“冰雪非遗季”，集结了来自哈尔滨、大庆等地的三十余位非遗传承人，集中呈现麦秆剪贴、手工布艺、鱼皮画、剪纸等二十余项具有龙江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苏德尔马头琴乐团一曲《万马奔腾》拉开序幕，《满都拉汗颂》以独特的喉咙共鸣技艺复刻出草原的苍茫与悠远，赫哲族嫁令阔《乌苏里船歌》用空灵澄澈的嗓音诉说着渔猎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性名录项目赫哲族伊玛堪传承人以古朴苍劲的唱腔将英雄史诗缓缓铺陈。来自不同民族的青少年和游客在同一空间中聆听马头琴、欣赏呼麦、体验伊玛堪，共同沉浸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叙事之中。各族参与者在共享的文化体验中完成了从“我”到“我们”的情感跃迁，“他们”成为共享中华文化血脉的共同体成员。

“共忆”构成了共同体意识生成的第三个环节，也是最深层的认同机制。“共忆”将即时情感转化为持久记忆，使个体将特定时刻的集体体验整合进自身的生命叙事之中。政治仪式通过提供“个体—共同体”的融入域、营造“拟在场”共识、赋定“我们从何处来”的答案，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维系着内部团结，而集体记忆正是这一过程的核心机制，通过构设宣讲平台、辨明认同界限、规训整体化发展、获得“同属一体”感，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体记忆得以直接强化^[16]。2026年，哈尔滨成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四大分会场之一，

分会场设立于冰雪大世界，春节期间结合冰雪景观与文艺演出向全球华人展示北国冰雪的壮美与中国年的团圆情结。在春晚分会场效应的加持下，冰雪大世界不再仅仅是哈尔滨的地方名片，而是承载着全球华人对“家国同庆”集体记忆的国家符号。

从“共在”到“共情”再到“共忆”，共同体意识在冰雪仪式空间中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成循环。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并非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而是在特定仪式空间中通过身体实践、情感体验与记忆刻写逐步生成的过程。安德森将民族国家界定为“想象的共同体”——之所以是“想象的”，是因为共同体成员之间无法全部彼此相识，却能够在共同的符号与叙事中感知到彼此的存在。冰雪场域将这种想象转化为可感的现实，在冰天雪地的共同体验中，在冰滑梯上的共同尖叫中，在非遗展演的共同欣赏中，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参与者不再是彼此“想象”的抽象符号，而是真实共在于同一空间、共享同一情感、共刻同一记忆的具身体验者。想象由此落地，共同体由此具身化。

4 制度化与超地域扩散：冰雪文化对共同体意识的范式意义

地方性文化实践能否超越具体时空，转化为具有普遍参照价值的制度经验与理论资源，是判断其范式意义的核心尺度。哈尔滨冰雪文化呈现了一种地方性知识经由制度化保障与符号化扩散而成为国家认同资源的完整路径。对这一路径的理论审视，不仅有助于理解冰雪文化本身的意义变迁，更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实践提供某种可资参照的分析框架。制度化是共同体意识从短暂仪式体验转化为持久社会认同的关键机制。维克多·特纳在《仪式过程》中曾指出，仪式所激发的“共睦态”体验具有高度的情感强度，却也天然地带有暂时性与脆弱性——当参与者从仪式空间返回日常生活，那种强烈的共同体感受往往随之消退^[17]。因此，任何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若仅仅依赖仪式性的瞬间体验，便难以形成稳定的认同结构。

哈尔滨冰雪文化的制度化沿着多个层次展开。在法律规范层面，冰雪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被逐步纳入地方性法规体系，冰雪运动、冰雪旅游与冰雪文化展示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制度保障。在政策体系层面，国家层面的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意见与地方层面的文旅融合政策共同构成了一套从宏观到微观的制度网络，冰雪文旅空间在这一网络中被明确界定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化载体。在教育嵌入层面，青少年交流活动、研学旅行项目将冰雪体验系统纳入民族团结教育与国情教育的整体架构，冰雪场域由此从商业文旅空间转化为社会教育空间。这一多层次制度化揭示了地方性知识如何通过制度嵌入而获得意义再生产的稳定动力，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规划，而是地方实践与制度框架之间持续的相互塑造。

与制度化同步展开的是冰雪符号的超地域扩散。地方性知识要上升为国家认同资源，必须具备超越地理边界的能力，如果一种符号只能在其原生地域发挥作用，它的认同整合功能便始终是有限的。哈尔滨冰雪符号的扩散沿着国内与国际两个维度进行。在国内层面，冰雪旅游的区域协作、研学旅行的跨省联动将哈尔滨的冰雪符号持续输送到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参与者在共享的冰雪体验中完成了对共同体意识的反复确认。在国际层面，冰雪文化作为对外交往的媒介，将国内层面的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衔接。这一扩散过程的理论启示在于，共同体认同的建构不仅依赖于空间内部的仪式凝聚，同样依赖于符号跨边界流动所带来的认同延伸——当冰雪符号能够脱离其原生地域而持续唤起共同情感，它便完成了从地方性知识到国家性符号的蜕变。

哈尔滨冰雪实践为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机制提供了若干理论参照。地方性知识构成认同建构的文化根基，冰雪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共同体意识的载体，正因为它本身就是松花江流域多民族共享的生存经验与象征传统。仪式空间则将抽象的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具身体验，冰雪大世界与冰雪节庆通过身体共在、情感共振与记忆共刻完成这一转化。制度化使仪式体验得以固化为持久的认同结构，而符号的跨区域扩散则使共同体认同突破原生地域边界，在更广阔的

空间中实现意义再生产。从更宏观的理论视野来看,哈尔滨冰雪文化的个案触及了地方性知识与国家认同建构之间关系的一般性命题。任何一种地方性知识要完成向国家认同资源的转化,都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可制度化,即地方实践能够被纳入具有稳定性的制度框架,从而获得持续运行与意义再生产的能力。其二是可流动化,即地方符号能够突破地理边界的限制,在跨区域的传播与共享中实现认同的扩展与升级。

同时,当地方民俗被赋予明确的政治意涵,其原本自发的、多元的意义空间便可能面临收窄的风险。当符号扩散加速推进,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也可能在标准化与商品化的过程中被稀释。如何在制度化的同时保留地方文化的活力,如何在符号扩散的同时维护文化本真的内核,是哈尔滨冰雪文化在走向更大范围认同建构的过程中需要持续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本身即提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实践应当保持一种反思性的自觉,不是将地方文化简单地征用为政治符号,而是在尊重地方知识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寻找国家叙事与地方经验之间的对话空间。

5 结语

冰雪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共同体意识的载体,根源于其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独特属性,它不是某一族群独享的文化专利,而是松花江流域多民族在严酷自然环境中共同积累的生存经验与象征传统。真正推动冰雪符号从地域景观向国家表征跃迁的,是近年来国家力量在政策引导、空间重构与仪式编码等维度的持续介入。但符号的重新编码只是转型的表层。共同体意识的真正建构,依赖于仪式空间中具身性的认同实践。哈尔滨冰雪文化的个案表明,铸牢共同体意识的地方实践可以在地方性知识中寻找根基,在仪式体验中培育情感,在制度框架中持续再生产。它的意义不在于提供某种可机械复制的模板,而在于揭示了地方经验与国家叙事之间相互转化的可能条件与内在机制。

参考文献:

- [1] 央广网. 习近平在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的致辞(全文)[EB/OL]. (2025-02-27)[2026-04-29]. https://news.cnr.cn/native/gd/sz/20250207/t20250207_527064246.shtml
- [3] [明]曹学佺. 石仓诗稿[M]. 卷三十三. 西峰六四诗集. 清乾隆十九年曹岱华刻本.
- [4] [民国]张伯英. (民国)黑龙江志稿[M]. 卷六十二艺文志, 民国二十一年本.
- [5] 王清海. 冰城夏都历史旧事[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4(11): 119.
- [6] 富育光. 富育光民俗文化论集[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03): 415 页.
- [7] 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 哈尔滨冰灯五十年[M]. 哈尔滨: 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 2015(03).
- [8] 新华网. 习近平参加黑龙江代表团审议: 全面振兴决心不能动摇[EB/OL]. (2016-03-07)[2026-05-13]. 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07/c_1118255027.htm
- [9] 新华网. 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的讲话[EB/OL]. (2023-09-09)[2026-05-13]. <https://hqtime.huanqiu.com/article/4EStu4B4lwd>.
- [10] 软硬兼修打造冰雪胜地 IP[N]. 经济日报, 2026-01-26.
- [11] 佟彤. 研传统的发明与表演——关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民族志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8: 70.
- [12] 黑龙江日报. 冰雪为“媒”构筑国际合作新平台[EB/OL]. (2025-08-30)[2026-05-13]. https://www.hlj.gov.cn/hlj/c107856/202508/c00_31869411.shtml
- [13] [法]罗兰·巴特.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 许蔷蔷, 许绮玲,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91.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Z]. 2026-03-12.
- [15] Carey, James W.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5.

[16] 刘春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仪式认同进路[J]. 云南社会科学, 2024(6): 105-113.

[17] [英]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M]. 柳博赉, 译. 黄剑波, 审校.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